

# 草原上的河流

□ 海勒根那

草原上的河流都是弯弯的，九曲蜿蜒的模样，只以大小来区分。大点的河流都有一个响亮的名字，比如西拉木伦河，比如哈拉哈河，比如海拉尔河；而小的河流，牧人常常出于懒惰，都叫它莫日格勒——“弯弯的小河”，就像汉族人有时图省事，管最小的儿子都叫“老嘎达”。从心底里，牧人们也是这么想的，对于大的河流，要像额吉般尊重，从不在她面前撒野，说话不敢高声语，更不会在河里洗澡、洗污浊的衣物，或者对着河水撒尿，哪怕吐一星半点口水，想想看，谁会沾污自己的母亲呢？而对小的河流，他们则像对待“老嘎达”那样爱惜，小心呵护，眼巴眼望的，担心他哪一天瘦了，病了，断流了，天天盼着老天下雨，干旱一点，就赶紧到敖包山上堆石块、插柳枝，抛洒牛奶、草原白、大白免奶糖，奉献各种美食贿赂腾格里（长生天），以期唤来云朵，降下甘露，给小河沟止渴方休。

草原上的河流都是蛇行而去的，大河像抖不直的飘带，小河像羊肠子，它们与蛇一样，没有长腿，所以才这般盘旋着爬行。在平坦的草地上，河流更像闲散的牧人，喜欢逗留，喜欢自由自在，时间充裕着呢，足够它们挥霍。大河小河都不紧不慢，东瞧西望，流淌起来也不吵不嚷，静静的一副乖顺十足的样子。这和草原的慢时光很搭调，那么匆忙干什么？从早到晚，牛羊马左一群，右一簇，用一整天的时间，来消磨一片草地。羊群用下齿铲草，轻轻一拽，草就进了嘴巴；牛用舌头卷草吃，囫囵吞枣；而马则抖动着嘴唇，用牙齿啃草，边啃边嚼，嚼碎咽进肚里，这时候如果有人来骚扰，它们会头不抬眼不睁，日头滑到头顶的哪个方向了，身下的影子是长了还是短了，它们都漠不关心，视而不见。只有口渴的时候，它们才成群结队，急走那么一阵，或小跑几步，到河边喝水。一群叽叽喳喳小鸟被吓了一跳，等着看清那几群司空见惯的家伙，也就原谅了它们的不礼貌，有的飞到一边，有的干脆落到牛背上，仍旧大呼小叫，像一群婆娘挪挪屁股继续唠她们那点家常。此时白云正在河面上过家家，摆好的房子家具、锅碗瓢盆有模有样，却被这些莽撞的牲畜破坏掉了，那有什么办法，等这些家伙走了再恢复原样吧。所以河流一整天下来，也只忙了这些闲事，没什么可急着办的，路不必走太快，多绕点弯顶算在一个地方多驻足了一会儿，就会多一些嘴巴伸到它怀里，亲吻它，还有什么比这更令人心满意足呢。

草原上的河流这个样子，其实也随了牧人的心性。牧人的日子就是这么慢慢吞吞的，什么事情都不急，早上把牛羊打发出去吃草，不急，太阳没出来前，打开牛栏羊圈，

骑着走马或摩托车，把它们赶到指定的草场就行了，马放南山北山都是不需要管的，草原上有河流就有水喝，马群自己会照顾自己，不用牧人操心，个把月也不用看管一次。春天接羔，不急，牛犊羊羔是一只一只生的，最多是几只羊两三头牛一起生产，牧人家完全应付得了，秃噜一只连同羊水来到世上，又秃噜一只来到世上；而马却不需牧人帮忙，什么时候看到马群又多了几匹长长的腿、小小的身形、活蹦乱跳的机灵鬼，那就是马群又添了马丁。某一天春和日丽，牧人们要为羊羔剪耳记、刨羊蛋，给牛犊戴耳标，给两岁子马烙马印，才会请来四邻，热闹上一两天，那也是一年中最为忙碌的一阵儿。草原上的收获季节和农区正好相反，农区高粱熟了，玉米金黄，秋风摇曳的秸秆再承受不住粮食的重量，农民才纷纷涌到田地里去，大车小辆，尘土飞扬。牧区的丰收恰恰是在三四月的春天，遍野都是刚刚冒芽、萌萌动动的青草气息，没有什么清香味可以和新草的香气比拟，那不是婴儿的奶香，也不是蜜蜂嘴里的味道，那是大地经过一个隆冬的冰封雪积，终于融化开去，终于孕育出草原的新生，对，就是大地母亲分娩出新生的味道，那是广袤的，弥漫了差不多整个北纬 40°至 50°的香味，嗅上一口就让人沉醉，就像马儿那样不由自主地在草地上打滚。这时风自告奋勇，作为草香的经纪人，它大包大揽，裹挟着草香四处招摇。就是这个季节，牧人丰收了，查一查蒙古包门口的皮绳上穿挂了多少只羊耳角，就会知道今年的收成好不好，当然也包括牛犊和马驹，不过大牲畜不用结绳计数，用十个指头就数得过来。

要说这河流随牧人的心性呢。丰收节这天，牧人高兴，看着大河小河也同寻常，仿佛流淌得比往日欢畅。河面上那些挨挨挤挤、顽固不化的冰块，此时已被河水招安，知趣般地归降了，整编成河流的正规军，队伍扩大了，哗哗的流淌声像一首欢快的草原晨曲，满载着生机勃勃的劲头。这时去河边打水的牧人会告诉你，天鹅、大雁、灰鹤都回来了，所有的鸟儿都回来了，都敛翅降落在河面上，吵吵嚷嚷的，正开开心心呢！大鸟群千里万里，终于扑到蒙古草原的怀里，扑到这曲曲弯弯的千百条河流里，这是草原母亲的乳汁，鸟儿们都是在这乳汁里孵化出生，伸展开稚嫩的羽翼，秋天南飞春天又循着母亲的气息归还。听到满河床的天鹅、鸿雁、灰鹤的嘎叫声，蒙古额吉会颤颤巍巍端着奶桶，向长生天抛洒奶子，那是老人在欢迎远方归来的游子呢。那些时日，更多的牧人们只会静静地待在蒙古包前，待在自家的敖特尔（营地）里，端奶茶碗的粗糙大手微微颤抖着，另一只

手拿着奶干却不肯咀嚼，咀嚼会影响到听力，彼此都伸长耳朵，满脸的虔诚，倾听那天籁般震荡四野的鸟叫声，一种无以言表的激动和喜悦被克制在嘴角、眉梢。听一听就够了，牧人们一点都不去惊动风尘仆仆的鸟儿们，也不去看它们的热闹，更不许孩子们捡拾回任何一枚鸟蛋。他们对贵宾临门最大的尊重就是不去打扰。

这时的牧人们多么富有，什么都是他们家的，放眼望去的几千亩草场是他们家的，顶着星星去吃草的几百只羊是他们家的，女主人忙着挤乳的几十头奶牛是他们家的，连同几朵白云系在拴马桩上的五六匹马是他们家的，刮了一夜的春风也是他们家的；牛粪火的炊烟是他们家的，河流里的那些鸟鸣是他们家的，远远近近的，走到哪儿都挂在耳边，连落日都是他们家的，停在草围栏外面，就像停在里面……但有一样东西不是哪个人家的，牧人们都知道，那就是离他们家最近的河流，它只属于长生天，属于草原，属于万物。

河流属于万物，万物也变着法描摹河流的样子，这从一只小小的原住民——百灵鸟或云雀那里，就可以感受。听一听它们豆丁大的嘴巴里发出的婉啼吧，那叠绕不休的啁啾不正是草原小河的模样吗？鸟鸣里有多少道弯小河就有多少道弯，鸟鸣里有多少道坡草原就有多少道坡。当一只云雀鸟在叫做莫日格勒的弯弯的小河上空施展它的歌喉时，我们会恍然大悟，那是小河投在天空中的影子，小河不会歌唱，所以幻化出小鸟代其而歌。

这么说，牧人的心性又何尝不在模仿母亲般的河流呢，假若百灵和云雀的鸟鸣是对小河的描摹，那么牧人的长调该是草原长河的写照。我在呼伦贝尔，曾多次到克鲁伦



## 呼伦贝尔

□ 王秀竹

荡，直把草原精神表达得生风，生色，生香。呼伦贝尔，蓝天之下，你以深长的呼吸显示自己的肺活量，也吟山水诗，念草木经，成为一部纪实长篇的生动导读。

你草意飞扬的书写落墨成帖，我们便在一遍遍读帖和临帖中，找到行笔依据和可循的方向。呼伦贝尔，你是辽阔的。我是在你的辽阔里孵一粒草籽的梦……

在呼伦贝尔。不醉是困难的，醉了不醒也是困难的。绿意普及的五月，暖风从东南赶来，遍地碱草、针茅、冷蒿、苜蓿同甘共苦，手拉手结成青绿的集体。

草原上，很多名叫乌兰、乌云、乌日娜；巴图、巴特、巴雅尔的孩子，正同玛瑙石、蒙古红柳、沉静的呼和诺尔湖，弯弯的莫尔格勒河一起，深深恋着呼伦贝尔的好时光……

勒勒车经过的地方，总有豪气与柔情自带光芒；有牛粪火烘

烤湿凉的夜；有比清露更清的眼神擦亮传说。辽阔大野，长调长过想象，蒙古包守着寸草的初心，老额吉说出心中的青山绿水，马头琴一声声让月光留在身旁。今夜，整座草原窖香万里，大碗大碗的马奶酒，一定是为晚归的牧歌准备的。而我，远道而来，只想加入低矮草丛的行列，一起看星点闪烁，饮月光，听激越的马蹄敲响黎明……

在呼伦贝尔。无梦和仅仅做梦都是困难的。打开一卷深度抒情的草原，当青草淹没马蹄，牧歌翻过远山；羊群在草地上追逐白云的影子；奶牛埋头咀嚼，蜂蝶与花朵密切交往，我所做的梦，会随着根部的泥土，在草叶托起的露珠上找回童年，并按一株草的挺胸或躬行，进行诗意草原的起承转合。

我会走出梦，从嘎查、苏木飘出的乳香，从蹄踏马镫和马鞭甩出的早晨写起，一直写到晚归的牧人捧起酒碗，捧起酒碗，捧起一座海量的呼伦湖……

呼伦贝尔，生长狂歌与呢喃的呼伦河一起，你临风的样子好看，雨后梳妆的表情好看，做梦和追梦的姿态都好看。怎么看，都好。



## 呼伦贝尔的河

□ 丁永才

### 海拉尔河

眺望远方没有过错  
海拉尔河都眨着翘盼的眼睛

我们从城里来  
草原风擦去了昨日的阴霾  
披碱草尽染了心灵的悸动  
我们到山清水秀花红柳绿的地方去  
百灵鸟展翅发布着欢快的信息  
告诉远方 我们来晾晒潮湿的心情

大草原让我们的视野无遮无挡  
披碱草像我们的胡茬一天一个情景  
我们却很少能静静地坐下来  
看历史的影子翩翩起舞  
让时间陪伴着饮一壶老酒  
激情澎湃的海拉尔河  
是否曾经陶冶过英雄  
没有明确的回答与争论  
几代人尝过梦的苍松日渐稀少  
曾经的伐根旁一株株  
新抽的嫩枝挺立着  
隔海拉尔河岸 向远方眺望……

### 伊敏河

那天，伊敏河落下小雨  
雨丝在水面  
织一圈一圈秘密  
很瘦的山  
很春的水  
被草原风吹绿的目光  
一一与你对视  
我忽然忆起一段故事  
那个达子香开满的春日  
那行星星雨叮咚作响的诗句  
此刻 你也在回想  
或者正向怀想走去吗  
一只只水鸟扑扑飞起  
飞成别离的情绪  
那天，伊敏河飘着细雨  
雨丝在水面  
绣许多烦恼人的涟漪

### 莫尔格勒河

莫尔格勒河  
雨后  
高高的巴特儿坐在金帐汗里喝酒  
他喝酒时  
把九曲回肠的莫尔格勒河  
很随意地铺在雨后  
呼伦贝尔绿毯般的草地上  
引得亭亭玉立的城市姑娘  
惊惊乍乍地跑来观望  
悄悄掬一捧浪花般的羞涩  
又红透了脸躲进草丛  
巴特儿找她找不见  
因四周的草原都是起伏着的  
呼伦贝尔迷人的绿色

### 毕拉河

清晨 我站在毕拉河边  
我只是随便想想  
清凉的感觉袭来  
心窗便砰然洞开  
许多叹词如鸟飞出  
贴在那些激动了一夜  
兀自汹涌的浪尖上

曲曲折折的毕拉河  
在大森林的臂弯里水波荡漾  
让我兴致很高 甚至能看见  
往事跟我 只隔着薄薄的一堵  
鱼群在水中练习游泳  
轻轻划动  
参差不齐的思想

最不经意之时  
水鸟尖锐的喙  
点皱一河山水  
色彩顿时纷乱无章  
我雅致的诗笺微涟四起  
躲在树梢后的太阳趁机四射光芒

### 绰尔河

谁把你的身体囚禁于深山  
你的名字却驰骋到五湖四海

绰尔河生生不息  
浪花追赶着时光和天籁  
彼岸该有养眼的树木  
却被浓雾包裹得实实在在  
满山的花和养育人的庄稼

也潜入视野之外  
喊一声你的名字  
许是旷野太深太长  
我的声音  
坠入深不见底的雾海

是声音走远了吗  
红顶白墙的小镇怎么不见了  
享誉中外的月亮湖  
也隐去了娴静的风采

待雾霭散尽在谷底  
银光闪烁的绰尔河  
依旧耀眼而气派  
月亮小镇在大山的臂弯里  
出落得更加精彩

### 阿伦河

我知道  
你被一年年的月光浣洗过  
你被一层的欢笑陶冶过  
才那般地迷人和剔透

应该把那几只弄潮的船儿挪开  
不需要这诗意的感受  
其实窗外就是春天  
到处都是柳絮花羞  
怎么秋天偏偏躲在你的深处  
让人迟迟领略不到醉心的丰收

明明知道 人生  
就如你岸边柔弱的草  
寒霜打过必然低下高傲的头  
却如此执着  
宁可悄然地  
化为一朵明亮的浪花  
永远与你一起游走

### 维纳河

落日的巧手  
在诗意的远山远水里  
绘出一张张  
躺着 挂着 站着的  
撩人的风景画  
晚霞迷醉  
抛出一个迷人的眼眸

因于维纳河的流淌  
夜变得很浅很浅  
浅得可以跋涉  
鸟儿们回家困入梦去了  
花香阵阵犹在拦路

维纳河的两岸  
踩着落日的影子的  
是诗人寻章摘句的脚步

### 根河

在山沟里 根河  
向天空举着自己的花朵  
落叶松的眼神儿  
在河滩上绿意初萌  
黝黑的土地上一节一节生长  
四野充盈着涛声

那些枕着松涛入睡的人  
满目都是森林滋养的血性  
花草树木在他们的心里疯长  
他们的血管有根河的浪花  
在一波一波地骚动

### 恩河

恩河水很瘦 缓缓  
像低处走去  
恩河其实站得很高  
蓝天白云都窥去了她的秘密

被恩河滋养的人  
以清清的水的姿态迎客  
淡淡的味道  
却让八方来宾品出  
浓浓的诗意

水是最宝贵的  
恩河人知道这个道理  
总是用真诚和朴实  
留下人生河岸上坚实的足迹

恩河的确站得很高  
你翻过几座山色地依然不息  
畅饮过恩河水的游子  
知道拥有一滴恩河水  
便尽知了人生的真谛

